澗谷遺集

羅磵谷先生遺集序

余交羅子芝房諗其十二世祖宋磵谷先生事甚悉思一閱其澗上委稿而不可得及得秀川文獻讀之其詩若文大率骨月朋友間弔祭贈答之作爲之神王使得盡讀當日所上封事及與信國軍中往來諸書札其悲憤當何如惜乎其盡逸也夫自古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固結莫解不得已形諸詞翰宛轉隱痛之懷類多見諒於沒世先生獨闕焉未傳忠魂沈鬱是何故與蓋先生初宦京權賈氏忿其儉約以爲形

己也而刻之罷歸悲吟行歌時寄慨山川城邑賈氏益嫉之矣附賈氏者計必不重其文即恇怯如陳留輩亦豈有知先生者嗣以餉軍之故重爲胡元所忌鼎籙既易諱莫如深集之不傳度亦時勢所必然況先生既歿之二年印岡一夕火起盡燬所有當是時田產廬舍蕩然莫存羣從子姓繼以夭亡嫌疑諱惡之衝持護無人能保其集不失乎未敢知也士固有遭遇時變平日鬱其忠孝之氣發憤而有所作既作矣又不忍使後世知吾君致亂之故與亡國之由瞻

顧旁皇痛心社稷區區不平之撰述悉聽諸可有可
無之數不欲爭名於身後者先生以澗上委稿名其
集意或有類於斯不然劾買之疏諾餉之牘胡竟不
一傳於世與要之集之傳否有幸不幸焉竊獨先生
也哉余攷公集迄元至正間而已散佚過半歐陽圭
齋所跋者廑長沙藁一帙及明則并其藁亡矣念庵
所譜迺從好事者所傳寫得詩文若干首襍載家乘
度諸宗祏而世尚未之見也今其十九世孫芝房茂
才能述先德錄刊成袠以餉同好雖簡編不多而片

羽吉光亦足以珍矣然而先生自有所爲久遠者不係乎集之傳否也況猶有賸墨以詔來世乎哉邑後學曾燦材謹敘

羅澗谷先生遺集題辭

補既據羅文恭公秀川文獻譜以傳宋季鄉先正樞院澗谷先生餉信國軍劍南事詳矣嘗思輯其遺文以癖來學間以語其十九世孫芝房廩貢生嘉瑞芝房卽從譜中錄先生詩若文若干篇爲一帙鋟之版蓋先生澗上委藁在當日刊行於世及文恭時已散失無存存者惟此耳古人言愛文王者嗜昌歜以取味禮言祭義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今先生詩文尙得所遺若此豈徒昌歜云乎哉卽所嗜所樂可從而知

矣夫氏族之譜掇拾傳訛牴牾正史黎洲先生嘗病之然歐陽公之傳鐵槍悉本家譜以正史氏之缺何耶要其事之非虛與言者之不苟耳念庵非虛美其先者磵谷之事不見他書徵之念庵足矣其敢闕善則疑乎

邑後學舊史氏湘鄉王補題

再跋澗谷遺集

予承乏邑志廩食廬陵者出入二年有三事歷吾志不謬於先哲而可以啟天衷民彝之悟清釐祭産以祀信國得葺舊祠暨奉祀生使之娶以妥澹菴胡先生然二公者直聲勁節炳然震天地世所共知獨澗谷羅公饋餉劍南家以破没子孫不得奠處者垂百年忠魂義魄鬱鬱不獲伸傷哉傷哉夫鼎革之際史氏載筆例誣先朝此後世之陋亂臣賊子所由接跡也彼宋之劉秉袁粲周之尉迥王謙破家殉國史且爲

迹其較然者淵谷之事即使當時昭然衆著爲史者
猶必故滅其蹟以媚維新之運況指南集杜信國既
不一及又見瀉於鄧中甫謝皋羽之撰述日遠日忘
後之人莫得而紀焉亦其勢然也念菴文獻歷述祖
德縷縷如目前事宜可章徹於天下以發幽光而爲
後來作忠之藉惜其所據述者僅雜見於家牒而世
又無傳書黮昧千載精英終閟大可恨焉噫書闕有
間其軼事之見於他說者皆當甄錄以備要刪此史
法也昔李翰傳張睢陽而不及許遠又不載雷萬春

事首尾昌黎病其闕柳州狀段太尉逸事史臣得而据之然二子特聞諸故老卒吏及廟内老人耳以視念菴其可徵信當何如古今言信國事者綦詳忍獨於淵谷饋暈而遺之末世疾視君上聞善則疑不樂稱人之美如是此可爲流涕者矣予既掇拾其事以補史氏之漏而增方志之重復與友人嘉瑞爲公苗裔者出念菴所載公輸國之誠罹禍之慘及詩若文如干付之剞劂俾海内稍有心肝服中國聖人君父之教者共覩焉稽遲未就干戈迭興公集之傳否未

敢必吾愳世變之不我待也因再題其後以趣嘉瑞

丁巳冬至後十日平養居士䟦於湘南船山書院

廬陵羅澗谷傳

王補

羅椅字子遠號澗谷吉州廬陵人其先世居邑之印岡饒於財至椅父沂日益盛自州郡以北東極吳閩浙粤諸郡皆有田廬歲入稻租四十六萬其他桑麻麥菽絲枲醯醬鮑鮝丹漆竹木之利不在是數所居置上中下三市環十里署不張蓋水陸儈販輻輳其地園池臺沼珍異充牣隆興乾道間天下語素封者必曰羅半州謂其租稅敵吉安一州之半也於是天子以下咸聞沂名每歲兩浙告饑常平諸倉不足輒

下帖吉州平直和糴或先期出貸以備賑椅雖承世
雄貲性淡泊儉衣决履少時慕雙峯饒氏日徒步走
百里從之遊得聞濂洛之學以詩名寶祐丙辰中丞
相文天祥榜二甲第三十名進士及第除信陽州學
教授轉信豐縣宰再擢京權提舉將拜監察御史時
賈似道當國淫侈貪恣椅儉約若形已者乃大恚
曰子遠吉安羅半州也其家豪富十倍於我乃故爲
寒士態邪每除擬輒報罷椅固素嫉似道專權薇玨
至是上書痛詆會度宗崩政出似道遂嗾臺評劾椅

椅棄官歸所過山川城邑謳吟悲憤益以世道自任
憂時防變日不皇食一日書教門外曰有能主吾南
嶺站者予五陂田三千塾師繆署曰能椅卽取券鑰
予之踰日道梗塾師得其贏羨遂富里中里人爲之
語曰十萬性急三千一日蓋諺亦相呼椅爲羅十萬
云先是開禧用兵西北二邊釁起沂置私郵傳書凡
朝廷所行事率日日得聞之及江上師潰朝訊梗塞
椅故注意南嶺而難其主也椅旣度勢不可爲乃亟
思避地而盡以其家財佐軍值信國開府劍南求助

於椅椅答書曰吾老矣無能相從爲役也君當亡身我嘗敗家景炎二年丁丑椅以憂憤卒子孫承治命行之於是信國軍中時時取給鄉里驚愕僉謂椅家爲信國稱貸所困故老流傳共相指以爲戒夫親昆弟同父母類有尺布斗粟之嫌況從致未久國隨以滅遺命所在奮不顧身卒至義結同仇以效忠本朝而刷國耻豈獨椅賢乎哉其子孫亦有大過人者宋亡之後椅所居印岡一夕火起盡毀所有其田廬在異邑者不復相屬即近介鄰境亦往往冒稱分業强

據抑配擁爲已貲子孫莫敢自明至元中椅次子庚
官新淦學正有以田廬故契求筆跡爲左驗者庚笑
而書曰子之今日猶我之昔日子之他日猶我之今
日天命如此吾復何言其人大喜而去是後諸孫益
零落不伸迄元之末造印岡旣墟久矣里有同姓者
挾富自負乘壬辰亂作率佃僮爲帥長假辭據之恣
爲不法明興朝廷始遣官廉之而椅之裔有蘧生者
受知明祖訴諸官始還印岡之半盡皆以餉軍之故
也自淺識者視之目猶未瞑廬舍蕩然百年之間子

孫猶不得返故居理先業向之忠於所事者適所以自厭也則椅之計爲大左矣於乎廢興之際一新故生死之機也鼎籙乍移悲權異狀擢枯朽者易爲力耳一有乃心故國者羣且蹂躪排軋脅持之以爲罪既不能揚劫燼之灰以撲方燎之燄即彼身親抗拒者亦不過以赤心還所天終莫繇以自振况歷歲既久日遠日忘順逆是非之正盡汩滅於誣善傳疑者之口非念菴搜抉遺軼以表先德誰復知犒軍之深計乎將羅氏世篤忠貞與所以遘難者不獲傳於後

世矣是可哀也傳與否於椅何所損益特勝朝之廟社既屋而孤忠勁節寔然終古後之繼世而有天下者奚以賴焉三綱不明乾坤或息覘國是者能無愳乎乃詮次舊文亟爲之傳

舊史氏曰予讀信國指南集杜諸詩怪當日同難數十輩率見於篇且各疏其事而於澗谷犒軍獨闕焉豈猿意巢覆卵破之厎不欲顯言以招之與是未可以臆說也自古仁人志士英風義概決無終閟不彰之理故爾時唐珏謝翱夜瘞陵骨其事至隱祕卒能

大顯於天壤以立懦夫之志而增綱紀彝倫之重況
澗谷之所爲若此乎念菴之紀澗谷詳矣豈以虛美
誣其先哉予是以尤惓惓乎其爲人也後之君子得
以覽焉

讀宋史文信國傳

王補

吾嘗論國脈絕續之交人懷向背一二志士孤臣不忍君父之危急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躬率義旅以抗强敵而支殘局然卒以餉輸不繼遂至顛隮者古今類然如葛侯之伐魏攻陳倉圍祁山屢以糧盡退軍其憤而爲屯田久駐之謀者怵已志不得而伸也張睢陽城孤糧絕啜膚而食遏賊江淮以階中興而議者猶罪其殺人千秋有餘恨焉然讀史至信國以江西提刑起兵勤王而當日不聞有此患者豈軍市

之租猶足給椎牛饗士之費乎抑首山可呼能免褐父之䫉乎然宋自江上師潰其去社屋無日矣及犇竄厓山亦僅舟中國耳朝廷之不能資調居中應副亦明矣史雖稱信國盡以家財佐軍其幾何濟是必有人焉餉公之師使之不匱於輓輸者特書闕有間不能備紀其事耳及得念庵所爲羅氏家牒證之然後知信國所以致此者實多資於澗谷羅公其言曰信國開府劍南求助於澗谷澗谷予書曰吾老矣無能相從爲役也君當亡身我當敗家及澗谷卒子孫

承治命行之於是信國軍中時時取給焉蓋澗谷於革齋爲執友而進士及第又與信國同年彼其燭奸之智許國之忠有早默契於微者當是時澗谷承先世雄貲比於封君竝以碩學峻節爲大江以西之冠故賈似道嘗曰子遠吉安羅半州也其家豪富十倍於我子遠澗谷字也此皆家牒所詳言而其事不少概見何哉方信國之親與元抗也宋已盡爲元有矣景命維新而故國灰燼朝臣若留夢炎輩不憚殺信國以媚冀新主之歡彼偏方下士獨抱孤忠竭貲以

贍義旗在旁觀聞而咋舌且懇禍至之無日桀黠者
從而脅持之以爲罪侵漁抑配攘爲己資及明祖崛
興百年之間事皆陳跡無復有須言其善者此時變
之必然而史氏所由闕也故家牒又曰餉軍乃澗谷
深計鄉里傳益以其家爲信國稱貸所困殊鄙俚不
可信因備論之毋使傳其訛謬且誣善焉噫斯言也
其諸得澗谷竭忠尚義之心而信國之所賴以濟者
亦於此可見焉是宜深長思矣君子樂道人之善有
美勿彰是後死者之責也昔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

人求貣糧於魯肅肅指囷予之夫一囷之微耳史臣猶侈述之以垂世法況澗谷之所爲若此而其子若孫又能恪守承治命以效忠本朝而竟先志設任其無傳將後之欲爲信國者何所藉後之欲爲澗谷者又奚以勸邪念庵非妄語者其爲家牒詳審矜慎決非虛誣爰據錄之以系信國傳末亦猶本家傳以表王彥章永叔善善之志也

宋椎貨院都提舉羅椅遺集目錄

卷首

卷一

卷二

祭妻袁氏
祭弟南谷文
祭姪伯初文
祭姪伯愜文
祭姪亦泰文
祭姪亦潛文
祭姪泰寯令廷圭文
祭姪伯陽文
祭長子二十郎文

澗谷遺集卷一

策問

河圖五十有五爲先天八卦之張本洛書四十有五爲洪範九疇之根源羲畫道貫三才禹範法垂萬世千古而一日有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試相與求之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河圖之文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洛書之文也圖書之位與數皆不同而同於以五居中何耶河出圖而八卦畫羲易也洛出書而九疇敘禹範也圖書之出時有先後或援大傳之言而謂圖

書皆出於伏羲之時孰爲信歟河圖之位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而伏羲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羲畫果何所則於河圖歟龜負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大禹之疇五行五事至於庶徵五福洪範果何所則於洛書歟或謂泥圖書不足以知易範拘象數不足以盡圖書不知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所則何事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其所錫者何道歟寥寥千載間濂

濂周子者出大極一圖闡羲畫未盡之藴宣孔傳不盡之言無極而大極其說自一而起也羲易以有而生周圖自無而生何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卽兩儀生四象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復姤出入之機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非立人道之仁義乎擬聖而作無以講爲也至康節邵氏皇極經世書或者謂子雲大玄爲文王後天之匹康節皇極經世爲伏羲先天之嗣不知皇極經世所以跨子雲而嗣伏羲者安在乎觀物六十二

篇以日月星辰爲主自始至終不離乎四其說自四象而起也以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果何所本乎天生乎動地生乎靜卽乾坤闔闢之理也謂暑寒晝夜變性情形體謂風雨雷露化走飛草木果何所據乎至於走飛草木又有所謂感而變性情形體又有所謂應而化其與觀象觀法遠取近取之義同乎異乎以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府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亦元亨利貞之在天爲春秋夏冬在人爲仁義禮智爾而謂觀春則知易之所存觀夏則知

書之所存觀秋則知詩之所存觀冬則知春秋之所
存不知四時與四經所存者何在乎以皇帝王伯如
易書詩春秋之體其亦謂易該皇帝王書該帝王伯
詩該王伯春秋純乎伯爾而謂虞修仁禹修禮至於
秦穆修聖晉文修賢齊桓修才楚莊修術不知秦晉
齊楚所修果若是乎書愈備而說愈長此皆有司平
日所疑吾黨之士强學待問久矣盍爲考河圖錯綜
之文洛書縱橫之數與羲卦禹疇何爲而異周子大
極圖邵子皇極經世書與河圖洛書何者爲同毫釐

辨析詳著於篇將以觀諸君子窮理之學

渾天儀賦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爲其綱孰爲其主此古之神人駕風鞭霆游乎寥廓而不得其說況可以管窺而蠡覼雖知巧之有作亦彷彿其行度雖然彼以彷彿言之我以彷彿賦之可乎粵自唐虞羲和具職璿璣玉衡粲然典籍何三代以來其說不一宣夜以泯滅而不傳周髀亦參差而未密渾然造制超乎獨出夫何秦亂天紀此道湮蕪事之謬而旌旗尙黑時之悖而十月歲初鼃聲紫色[illegible]爲閏餘

漢興百年稍稍復初始經營於洛下復量度於鮮于迨至永元笵銅益巧豈期開皇鑄鐵仍迂偉淳風與一行垂百世之宏謨紛紛五代猶存王朴後出愈工東都制作三議相成盤糾交錯外立三環名曰六合單環平置以象地濁天經跨地之平而子午貫軸地緯帶天之紘而卯酉綴鄂其去極之遠近與赤道度數皆一一其可準度次內三辰雙環復側黃赤二道由之以挈赤道則外天緯而列在前之度數黃道則斜倚赤道而爲三分之晷刻最其內者四游之儀亦

立雙環以貫兩倪直距當要中以受衡玉衡隨直距
而轉移南樞北樞一隱一見昏中旦中必攷必稽激
之以水匪駛匪遲凡抱珥薄蝕之象飛流背抉之機
如燭照而數計不少失於毫釐噫是儀也斂之一掌
舒之彌天歷八萬里於尋表括十二萬九千五百年
於一丸是老子三十幅而共一轂也楊松五千文而
起一原也伏羲河圖奇耦各變濂溪太極陰陽互根
也彼如雞之彈如磨之旋又何足以擬哉是故卿雲
郁兮大史奏瑞妖祲興兮靈臺眡祥聖人於此極參

贊裁成之道世主因之得恐懼修省之方夫豈彷彿
云乎哉抑吾聞之鄭竈猶昧於知天魯官或譏其失
日周宣側身而旱魃消齊景一言而熒惑失王道明
則天衢清潤君德平則皇風寧謐是又不渾儀而渾
儀在吾心之大極

明堂賦

大哉明堂乎造作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室壯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於范文正詩昉於班孟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於敷宣然而庶甫各喙竊有疑焉宗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祀禮已具左个右个月令以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以爲宗廟之數至於大戴乃渾辟雍以爲一暨乎蔡邕則合大廟而同處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靡所不聚宜乎袁準之譏以是爲未可據也人鬼混

黷死生錯雜因停截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無乃謬說況茅茨采椽至質之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別若夫櫁門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舉豈三侯之能設誠足以破諸家之説而流千載之惑也且夫自古王都其門有九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四戸八牖又名中朝爵祿所詔何羣公不是之取而徒議論之紛糾噫是未可以口舌辨也必當證之於古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證乎蓋古之宮室必南向而治故凡曰明堂者

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祀而路寢之明
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絃誦享射與夫饋
酳選舉者也故皆可以言明堂而非拘拘然一語也
吾嘗以朱子月令之圖與考工記而參詳粲然可證
豈云荒唐夫所謂象木即月令之青陽而象金者即
月令之總章玄堂者即其象水則象火者獨非明堂
乎古者制度多取於井豈惟都邑與土疆王者宮室
盡莫不然故凡言明堂者取其向之南而離之乎下
此則固無東西南北之室矣又何必明堂而表章哉

若乃度𨓏度几曰修曰廣可隨當代之制豈必哆然曰必古之是倣方今書文混一洽象明兩三年大比而興賢萬邦效職而來享臨雍邦老郊廟格饗鹵簿之廟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而振千載之遺響

澗谷遺集卷二

折齒歌

春衫未成錦機語棠棣半花鳳一羽象床雪綜小龍梭細究銀光吐冰縷西鄰郎君東海歸芙蓉露白杏雨肥十二欄邊說幽怨勸織南浦雙鴛飛匿蘭含蕙無消息春酲彤霞亂玉色小龍噓出風雨聲奔騰觸裂雙白石白石國城三十六女子軍來兩城覆鸞歌猨嘯强低昂北戶風來如箭鏃章臺公子真豪縱能以微詞相感動郎君輙莫更癡腸忍作肝心可人痛

挑濠歌

滿城挑濠五更起城頭直挑到城尾一彎一轉春蛇長圍人方圓三十里去年十月霜淒淒挑濠人立霜中嘑今年一春春雨多泥滑將奈挑濠何只今清明霜不若皇天何時收雨脚幾人帶雨濠上啼半溼半飢春病瘧雨之久可以晴濠之長可以城只愁挑得濠始竟公家又有守濠令

田蛙歌

蝦蟆蝦蟆汝本吾田蛙渴飲吾稻根水飢食吾禾穟

花池塘雨初霽雞落月半斜啁啁又向他人叫使我
惆悵悲無涯蝦蟆對我説使君休怨嗟古田千年八
百主如今一年換一家休怨嗟休怨嗟明年此日君
見我不知又是誰田蛙

題信豐縣城門六首

拱日今上東門

桃紅抱城東武山排闥入杲日出扶桑橋紅蘸溪涇
公退倚朱欄萬象俱收拾無數喚舟人沙頭雁行入

安成今下東門

門前楊柳樹長繫波頭船隔岸幾人家青林吐炊烟
飛鳥逐林間遊魚躍深淵物各適其性於人胡不然

禾豐今上西門

城西路平夷五更近水南旭日明高岡瑞烟鎖叢杉
時和歲豐稔歸人多醉酣仙臺玉簫聲對景思鸞驂

清平今下西門

行行西復西稍喜市聲靜征夫指前路望望梅花嶺
淡烟雞犬村落日牛羊徑忽見荷鋤人喚起歸田興

民信今南門

南山天馬來南城下盤踞前撞古寺鐘後撾譙樓鼓
我來俯瞰巍山靈相呼舞年豐民物熙細聽閭閻語

朝天今北門

舊言出北門長橋拱門外雙溪東西來到此而始滙
人言似章貢玉虹夾其背擬作合江亭景物無小大

次劉孟元見贊韻二首

不見碧瑶叟年齡二十餘兒今亦耆舊孫復抱詩書
後浪催人老長戕不我疏眼中誰有此雅雅更魚魚
久坐不知夜飢鼯窺茺檗詩徒我樂國酒不打愁城

白雲夫君句黃花老我情商量能任不勝欲飲公榮

冷泉亭

老木碧毵毵幽亭著兩三山飛不到地空地遂爲巖古塔開蒼蘚清泉滴暮嵐遊人莫來此渠正試春衫

溪南春曉

行逢二三月春映掌中杯綠久山猶淺花寒雨未開誰能奈愁得拌不上樓來更莫看雲坐瀟湘有鴈回

寄答楷姪

時秋四壁冷片紙百回看字古微侵隸吟清不到寒

人生快意有天下好時難澗水光如月吾琴爾去彈

秋日雜興二首

秋山何言哉萬物興自闌昔翳春空雲今作道上斑

況此江浦蕙幾何不為菅幽泉大自在映月瀉潺湲

躍魚甚微細解轉秋江漪一靜未漏刻一動輒移時

豈由魚樂乎或是水性之啇曩未渠穩風急蘆花低

題方武城詩卷

斯人懷妙質事事合唐賢命短於長吉吟情似閬仙

寒雅政鳴噪獨鶴已蹁躚落日山亭下沈思立愴然

謁趙東野

水樹搖窗檐見天空花換盡我依然吟情豁處因聞道隱趣深來頗入禪不以耳聽何用洗且無琴在底須絃未知遇得開關否破費滄江月一船

次歐振仲見贄韻

紫蘭膩有無離騷梅花不見見水曹耶爲何許是人物枉子秣馬行林臯古人相逢未易得紫燕西飛東北勞吟餘切莫談時事正攬春思分一毛

寄危驪塘贈以古鑑二首

百尺樓頭山雨長夢提白髮濯滄浪從渠金帶花成簇何處魚羹飯不香語妙囊中了今古騷成肘後繫瀟湘山寒歲晚蘭苗盛欲當包茅獻草堂

淵底春冰偶不融風前凝作水晶宮古人心事如此鑑今代眼明惟有公落月還應照大白秋江只合瞰涪翁送君去貌驪塘影影見疎梅颸晚風

謝南劍黃使君贈松紋劍

使君袖裏玉淵虬督截蠻江江上流海立山摇三尺外風盲雨怪一時休民元不許佩牛犢客政何妨彈

蒯緱遮莫塵清便回使青山猶赦郅支頭

白蓮花

白鸞仙人接羽衣曲中弄影江南漪江妃閉置未許歸一把青寒紫玉綠玉綠蟬連不禁折折著透根仍透葉風流極處絕成愁君不見秋扇團圓似明月

江石

勢橫截江虎踞足白鼉却行馮夷哭大川當時波沄沄石也如此受命獨水石繫撞無了時因危見節乃見奇世間大有胡廣輩欠讀澗民江石詩

題圓覺寺小軒

禪子安排定不癡數拳石映半泓池嚴如大厦元生就水似人心未動時二月春深梅不覺五更風起檜先知青林野寺西湖路直得先生一首詩

遠遊

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影一葉舟勝萬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祇到牡丹休水程孤洽難爲夜起吸滄江當拍浮

題信豐縣覽秀亭

燕賀初成百尺臺一新粉堞更周迴水流東北交虹去山自西南擁翠來甍縫參差千戸密市城翕聚六門開賓儔跳望從今始佳氣隨風入酒杯

元旦試筆

聞道黃河徹底清千年氣數此夯明堯民商者渾蹉過輸與殘生見太平

題向伯僑吳松雪靈圖二首

暖來日曬冰滑恨極天寒竹修雲開梵鐸相訴水活漁船自流

天上清流雲片人間名勝吳淞兩賢相厄已甚賴有
斜陽半峯
天隨漫解理艇不慣霜後霜前幸自竹篙閒著拋來
借與鄰船

過孤山有感以下詩餘

甚匆匆歲月又人家插柳記清明政南北高峯傳笑
響如泛簫聲吹散樓頭烟雨鶯語許也春晴何所無
芳草惟此青青誰管孤山山下任種梅花冷　薦菊
泉清看人情如此沉醉不須醒問何時樊山歸去歟

故鄉七十五長亭君知否洞雲溪竹笑我飄零

柳梢青

碧綠華身小桃花扇安石榴裙子野聞歌周郎顧曲

曾惱夫君　悠悠羈旅愁人似零落青天斷雲何處

銷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

清平樂

明虹收雨兩槳能吳語人在江南荷葉浦採得蘋花

無數　夢中雙燕樓鸞起來烟渚風灣一點愁眉天

末憑誰刻劃春山

澗谷遺集卷三

與危驪塘論詩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某邱某水清風淑雲切惟履候多福某竊伏窮山聞先生舊矣意其清名載世若懸流半空絕澗萬壑自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肖無似亦獲俎豆於起予之列瑰辭琲語數千百言句爲之端確字爲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駑怯安敢以詩鳴獨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六韻之作遂因習爲詩嘗妄意以爲作詩如挽强弩竊過於

機毋不及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易不及則正而至之也難故用意必深欲自深而造平淡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揠不前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馴微夫子之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坦夷也外證已解中尚強玉女于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

與葛山詩人論詩

白煒受代江湖雁來恭惟讀書懷古山靈相之文候清勝某曩荷惠書足紉記存爾後無由附字惟有向注今日又得教書欣慰如對書中近況甚詳足見介然自守俗不能移值山谷詩云俗裏光塵合胸中涇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凜凜千古欲想是扣馬之後作此決裂事平日與他人交際未必盡然若事事盡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荷推許大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

神不緊自序儘用得詩未敢以爲盡然西麓則鍛煉大過光文則又微失之不及此其所以末唐也屏棄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故爲人所輕姍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文山云元和以後無詩某近報之云代代有詩人人有詩國無詩則無脈人無詩則無性情國有盛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急筆至此不暇詮次餘幾珍護

回立雪論詩

赤煒亟未涼在紅蓮招月東梅穿雲巉山冷菰寒玉清徹一世台侯動履多福椅每讀草堂經行何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眞成畫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某婿歸自竹下知愛子琴書來鳳山甫欲候伺尋招颯然銜清帖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秀出意趣謙融不可多得令人發吾見豚犬之歎政擬聽教乃知歸侍意濃旦夕再至未晚邵子以貧爲

閞物戌閉物今正小小閞閉之時去戌甚遠會有天
地變化草木蕃氣象某年益老侲侲於世持白頭將
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訟甫畢又一奇訟皆累於延
福人鄭公鄉囮應爾耶發一粲紙短意長仰于丙在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韻

薰風披物草木扶踈蕙帳藥房獨抱古心某昨歲春書茲月得報又辱清和以寵光之嵯峩如九疑之雲映徹如瀟湘之波瀏然休然不知其爲渺隔千里而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拜教黍苗離離麥秀芃芃弔古宮於荒畦撫頽城於野草僕悲馬懷之歎至百詠極矣鼎鼎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優極者亦淪入塵埃冥冥中惟賢人君子之遺躅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而愈新愁益久而益菀結也今景建未

老距南渡尙未遠而讀之者已淒然若無所容不知
千載撫此卷者當如何耶又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
辦此等惱人言語於千載之上耶二絶題卷末萬萬
不能發揚亦表聲氣之同耳

與劉書臺求館隱處讀書書

某自顛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恕崖畧某別後忽忽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棄捐勿復道奈何其棄捐也欲卒言之尚需更僕九縣雖昏墊方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嘗目擊一警老退某慨思東都鼎沸假息無所而幽之虜荆之表各以其力遮蔽一時人士虜之日淺若表所主班班可見近而孔明耕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士生其間尚藉以立腳小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於北亦如

之南則八九長亭遊龍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盼盼焉脇不著席數月矣雅聞自郭村以西四塞以爲固者登嘯處可得叅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所訪因俾導意叨一隱處倘有可使歡顏深願自託

附劉書臺答請就館書某一年家居少所交接故無從問起居狀念此稍熟則古貌龐眉又忽忽如在前矣黎山人來出示八月甲子日書紙墨精明字體端確父兄賓客一時聚觀得知聰明血氣之未衰而干戈憂患不能一毫入其中也鬼神交爭

白晝昏黑凡眼前一器一物無不作怪獨聞進退
從容無所牴觸俾宋司馬之墓如新政欲先生一
琴操耳吾鄉山水少遇詩人不彼結緣此意甚盛
台命如淇有意於此願賜一言以爲某先使得從
容溪鷗野鶴似宜君子之館秋氣正深願言珍重
臨墨多懷不能宣備

劉訥畫繪歐蘇圖贊

古之師弟子相求以道誼後之師弟子相求以科目使嘉祐二年而不貢舉也則一在廬陵之南而一在岷山之北矣然神物英氣終不相求而已乎唯識斗牛光芒者可以觀此軸

伍詰復祠

鄉前輩伍公詰字醕甫治平四年進士第五人以操行職業爲王荆公所薦久之除四宮院教授以歿歿而祀於安成學宮已而中廢廢而今復祀于時縣倅公之孫紹宗主祀事紹宗述其祖德數百言大畧以爲公雖受知半山然淸不與新經字說之議濁不與青苗保甲之科舂容其閒寧甘僚低以死若以是自異於一時影附之流者余曰不然不與可也與亦奚不可程子有云新法旣行小人以刻薄害天下向使

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其害庶不至烈是則程子之於青苗且欲平其爭矣竊意伍公之在當時萬不爲刻薄之小人安知其不爲程子也涪翁詩有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戸牖是則涪翁於新經又欲采其妙矣竊意伍公之在當日萬不爲用短之諸生安知其不爲涪翁也不與可與亦奚不可顧在我何如耳書以詒紹宗或能操爾祖之志云

田心大宅上梁文

予雲有宅幸嗣守於一區公藝同居更違期於九世惟方寸地賴吾翁之積累故三數椽遂今日之經營迺晝其界限以尊遺訓之嚴迺斂我堂廬以處同堂之衆將新燕廈式舉虹梁恭惟蒼崖主人少嘗相作室之勞晚溥遂題橋之願尊前巴月照人甫上於金閶門外無船乘興偶遊於雪棹未去了魚凫之公案且歸訪麟鳳於家山念先廬方四十年而闔室今三百指顧棟楹之腐壞者撓折者乃綱紀而盈縮焉整

頓焉雖潭潭固非韓子之詩而朗朗或似晉人之語
塤篪鼎立階砌星環能爲賦之左顧吾之大弟可言
詩矣右昭我之少公兒趨學禮之庭孫有讀書之塾
仰高堅之卓夫子之牆毋賜之牆察善利之間伯夷
所築非跖所築于以大溪園老子之門戶于以繼印
山世學之箕裘自雲孫而至耳孫全家孝友修天爵
以從人爵餘事功名合吾長幼之懽助爾兒郎之偉
東雲外青山是乳峯擬向溪翁泉畔過門庭依舊對

【南】南鄰宅舍倚晴嵐靜聽夜深經誦處吾伊聲過竹
毿毿
【西】三兩亭臺瞰小溪莫話瞿塘並灩澦葉舟方自險
中歸
【北】眉間邊事誰知得見說華明出蜀來早去江頭問
消息
【上】一段羲輪如火樣先生擬辦徙居詩好把雨來蘇
萬象
【下】未說高門容駟馬室如或暗可欺乎屋還有漏須

知也

伏願上梁之後心心仁宅步步義門龍光儼對於九

重鵬運齊看於萬里柬桷欂櫨棍居楔材惟宰相之

登桂椒楩枏楓柞樟世有異人之出當善居室毋負

肯堂

族兄浮雲評事壙誌

淳熙己酉春正月壬戌有宋浮雲老人羅公卒公諱俊字子杰浮雲其自號吉安府化仁鄉人也曾祖世奇祖瑛父澄母周氏公生於淳熙甲辰五月丁未得年六十有六卒之次年九月壬申葬延福鄉小雲峯之陽山辛向乙配李氏男二人長江西轉運司進士肩吾次鼎福女四人季蘋適曹椿季蘩適鄉貢進士李嗣慶季蘊適劉炳炎季藻適劉如琥孫男女六人諸孤收拾遺留有詩若干篇多赤壁風前扶胥月下

湘水曉行之作有歌曲若干闋多撐豪觸貴庚漁調釣傷今懷古之辭有文若干卷多編摩考訓紀緝賢傳之語有筆牘若干篋多誠齋東山二楊父子相與講貫規切之言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則其先人積古之力世守而世業者也公平生慷慨倜儻好義尚氣處心坦明不爲深險操切抗志高遠不計瑣屑汙淺累試成均不偶晚歲倦遊視富貴如浮雲嘆曰功名付兒輩矣樂天知命而考終焉族弟栯與公友義最密攬涕而叙其梗概以納諸壙嗚呼青山白雲萬

古于茲謹誌